www.huangshannews.cn
黄山日报

孙洁 文/图

皖风徽韵

安住于山水之间

初秋时分，我们从县城出发，沿七雄公路，驱车约七公里，便进入青山环抱，渐江东流的雄村，这里，原名洪村，元末曹姓人入迁后，取《曹全碑》中“枝分叶布，所在为雄”句而易名，已历800余年。这是一个依山傍水却隐于山水间的小村，也是一个以文入仕的典型村落。

距竹山书院和桃花坝一两百米，有一家花筑·歙县徽乐古韵民宿，简称徽乐堂，掌门人凌志远老先生从事徽州民歌民乐传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徽州民歌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擅长各类弹拨乐器演奏及徽州民歌吟唱，闻之如聆仙乐，不由作古风之叹。

走进飞檐翘角的门庭，迎面的景观便是“徽乐古韵”的赏花饮茶抚琴处，枝蔓藤叶叠延，兰草紫苏静默，一些瓜果结于藤蔓挂在墙头。坐在大伞下方的长凳上，看碧叶青雨，滴翠草色，心，一下子就安静下来。

绕过墙垛，便是观鱼之处，矮松紫罗兰晚香玉等花木围绕，水清，微绿，掬食投之，红色的鱼儿们聚拢过来，喜气且快意。旁边的花圃里，是两株60余年的牡丹，据说是老屋主人60年前结婚时所种，看着牡丹粗壮的枝干，不由遐思无限，不仅可以想象春天开花时的盛景，还能描摹老人60年爱情的模样；芳香，也甜蜜。院落边上有盖着斗笠的压水井，旁边有坛瓮，可以蓄水；一些树木和花草，有石桌，有弃用的磨盘以及一些石头、农具、草帽等；有三两菜地，蔬菜长势正好，采摘一些，井旁择洗，土灶烹炒，田园农家的生活状态，扑面而来。

进了古朴厚重老徽派房子“徽乐堂”，全套徽式家居状态，灯笼条桌八仙桌，瓶镜座钟烛台，字画条屏茶具应有尽有，还有音乐、檀香、砖雕、珊瑚、坛罐以及道家的异体字，丰富精致，目不暇接。

跟随主人的步伐，我们参观了以徽州民歌民乐曲目名为房号的7间客房，总体呈一个“7”字形，一楼两间徽式床房，分别命名为“万年欢”“接新人”；老宅二楼一间大床江景房，一间小一些的江景房，分别是：“数百子”“小桃红”。哈，墙上挂的是方见尘的画；新楼一楼一间江景大床房“春之花”，二楼两间：“山花子”“燕双飞”，所有客房提供徽式家居用品，并新式洗漱设备，24小时热水、中央空调及地暖，床卧用品清新美雅，推窗远眺，竹叶青青，养眼怡情。

楼厅多设字画书写处，随时可以挥毫泼墨；还设有静思茶室，修身养性，短叹长吟。茶室门口，是高高的徽式廊亭一座，倚坐在美人靠上，看看马灯和插花，弹弹琵琶，哼哼曲子，风吹来，伴着飘来的渐江涛声，“文昌阁”尖顶挑檐上的风铃声，遗风古韵，让人甘心地沉醉下去，绵绵思绪，便浓得再也化不开……

在一楼的志远徽州民歌民乐艺术馆，我们开了一个小型笔会，文友恰七人，听凌志远老先生的徽腔徽调徽乐演奏并弹唱。听曲子的过程中，我其实很震撼，特别喜欢那首《新安江号子》，兼具了江水的气概，浪腾涌，涛澎湃，奔流磅礴，古木苍藤，崖苔白沙，忽忽卷动的萧瑟，雄浑、壮阔、激昂。《摘茶姐卖茶郎》悠扬动听，《春耕忙》比较欢快，《四绣红绣鞋》《四季探妹》则韵律沉着，一怨三叹，意韵悠长。老先生对徽州民歌的激赏态度和激情演绎，应该是一种独特的乡愁。

旁边是厨房，餐厅，精美的徽式菜肴更是让你止不住赞叹；哈哈，就连卫生间都独出心裁地命名“溷藩”。是啊，心若无尘自在，自有徽歌入梦来。

千年古韵，一梦徽州。

在宰相故里雄村，在渐江之畔，在徽乐堂，奏徽乐，唱徽歌，看竹影，赏牡丹，培青苔，品香茗，望雄溪，眺竹山……不用自怨自艾，不必苛责生活，此地，自有诗和远方！

潘南峰

人间风景

古村新颜岑山渡

“岛在水中央，江畔有人家”，皖浙1号风景线上有座著名岛屿“小南海”，在碧波荡漾的渐江之畔，拥有1200年历史的岑山渡村，举目青山绿水，宁谧层楼叠院，宛如一幅如诗如画的山居水墨画，徜徉在岁月的长河里，不时发出迷人的芬芳，徐徐展开沐浴时代之光的美丽画卷。

沧海桑田，世事浮沉，岑山渡村仍然保留着古巷、古井、古树、古道、古民居，每处都承载着徽州的文明，诉说着昔日的故事，仿佛能听到历史的旋律。偶尔见着满头白发的老人，安详坐在长有青苔的石凳上，那布满皱纹的眼睛，似乎是岑山渡村变迁的见证者。明朗雅素的马头墙，依山而建，鳞次栉比，打着黑、白、灰的主色调，一幢幢精巧别致的住宅，掩映在山光水色之中，描摹勾勒出一幅画里村庄。

风景的帷幕从第一声鸡啼开始，宽阔平坦的沥青路像一条流动的风景线，东至歙县县城，西至徽州区岩寺，南至屯溪区篁墩，铺就了乡下人通向美好新生活的大道。三轮车、电瓶车、小汽车，各色各样的车辆穿梭，傍依渐江而行蜿蜒曲折，不断延伸追逐梦想的步伐。以往肩扛背驮、翻山越岭的日子藏进了历史的记忆，“有女不嫁岑山渡，担茶送饭五里路”，逐渐变成了“滴滴滴”的车辆奏鸣曲。茫茫群山逶迤，涓涓细流绵长，农人的绿色梦想正变为现实。

滔滔而去的渐江水，给岑山渡留下了丰富滩涂资源，形成了百亩的榨园，一阵风吹来好似波涛起伏的绿色海洋。一眼望不到边，蔚蓝的天空和绿色的茶园融为一体。一方水土养育着一方人，来自大自然的馈赠，黄山毛峰孕育在云雾缭绕浸润的古老土地。阳光灿烂，茶叶伴舞，三五成群的茶农，在茶叶丛中忙碌采茶的身影，宛如开展的一场劳动竞赛！瞧，那叶肥芽嫩的茶树，在尽情吮吸土壤的营养，不一会儿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树”，照亮了农人黝黑的脸庞。

榨园不远处的里道，群山环抱、幽静空旷的是“山中天谷”，垂钓区、采摘区、休闲区、纪念馆、博览园……俨然是处“世外桃源”，人、动物、植物、文化和谐共生，任由诗意流淌。特别是翠绿的大山滋润了青色的油茶树，被誉为“绿色之母”的油茶树，像撒了神仙水遍布山坡灌丛，触手可及油茶籽浑圆坚实笑弯了腰。油茶树犹如“摇钱树”，她结出的油茶籽榨出的油，性凉味甘香浓，纯天然绿色食用油，不仅能带来绿水青山，也能创造金山银山。靠山吃山，岑山渡村的生态文化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

建于明代的护村石坝，远远望去犹如小版长城，巍然屹立在村口，护佑岑山渡村安然生息。从渡口拾级而上，南端有一座古石拱桥，桥上石栏杆被磨成了一道道优美的弧形。不远处紫檀花掩映下的程氏宗祠，高墙大院可以盛放悠悠乡愁。门口的祠堂坦修葺一新，水泥浇筑的停车场，有篮球场般大，四周有各种各样的花儿五彩缤纷，美丽极了。节假日停满了各色各样的车辆，平日里成了稻谷、小麦、豆粒的晾晒场，而到了傍晚音乐响起，成了美妙的露天歌舞厅，笑声、歌声、喧闹声回荡在宁静的夜空。

最喜欢村上秋天的稻田，随着溪流绵延而下，田野里充满了风情。远远望去，翻滚的金色波浪，时而高，时而低；时而静，时而动，健壮的稻秆托举着沉甸甸的稻穗，等待着颗粒归仓的时刻。田里的青蛙跳来跳去，几只蜗牛晒着太阳，蜻蜓在上方盘旋，像是在为稻田的丰收庆祝。田地里那些细细的，扁扁的脚印是谁的？是小蚂蚁的还是小瓢虫的？透过密密麻麻的稻秆，可以看到黑黑的泥土，那是跨越千年的传递，把根深深地扎进沃土，汲取向上的力量。

地灵人杰，自古尊师敬道的岑山渡村明清时期数十人高中进士，改革开放后培养了数以百计的大中专毕业生，活跃在各条战线上，用科技和文化擦亮家乡的名片，以家乡为荣，以家乡为傲，《岑山渡村志》得以顺利编纂、出版便是明证。岑山渡村人是市场经济的弄潮儿，无论富庶的苏浙沪，还是繁华的珠三角，都能找到从事茶叶销售、建筑装潢、服装加工、家电维修的能工巧匠，在都市里上下求索，为了生活，为了家庭，为了后代，他们不惜在烈日炎炎下挥洒汗水，在风霜雨雪中执着笃定，用勤劳和智慧掌舵幸福的人生。

岑山渡，这古老而弥新的村落，背依黄山山脉，面临新安江畔，一砖一瓦融入现代气息，在奔小康的道路上弦歌不辍。吹起乡村振兴的号角，脚下有泥土，心间有真情，如祠堂里的雌雄双狮，意气风发，释放奋进的激情，铸成古村落新颜值，以赤诚热血浇灌出美丽乡村。

杨云

生活的馈赠

苹果

那是很多年前的某个上午的最后一节课，放学之前，老师说，同学们，明天我们每个人都要从家里带一个苹果过来，因为咱们要上一节公开课，叫“说苹果”。

什么是公开课？我不知道。我是个乡下娃。我只需要知道明天上午要带苹果来上学就行了。

一星期前刚交过学费。那天课间，同学们围在一起嬉笑打闹，我还记得吴凤妹瘪着嘴委屈的样子，她说，我妈为了给我们交学费，家里现在连买菜的钱都没有了。同学们哄堂大笑，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笑，但是如果我不笑的话，那我岂不就跟吴凤妹一样，应该被大伙笑了？所以我也笑了。中午回家把这件事讲给我妈听，她正在和面，她的腰就开始痛起来，她直起身，看着我，说，人家只是现在没有了买菜的钱，可我们早就没有了买菜的钱，学费全都是借的……

那些学费她借了多少天，跑了多少家才弄到的啊，最后打算先给妹妹交，结果被我闹得没有办法，拿着棍子把我赶去学校，然后回到家里，趴在床上大哭。这些我都忘了吗，我为什么要笑呢？我看到了自己隐藏的、自己都不愿意用心光去探照的小小的毒，就像一条细细的竹叶青，或一枚小小的毒红果。我讨厌这样的自己。我想起交过学费之后，我们一家又开始每天喝难喝的面疙瘩茶。家里早就没有米下锅了，就用面粉掺着水，搅拌成疙瘩状下在开水里，就着外婆给的咸菜，一日三餐。让你笑人家！让你恶毒！这就是对你的惩罚！我背地里恶狠狠地咒骂自己。

那只是我的心里戏，一个贫家女孩成长中的坎坎坷坷，它在阳光照不到的地方慢慢完成，就像一粒新芽，沐浴阳光却往往在深夜里萌发，完成长成需要的隐私和修复。可是现在，我必须要一颗苹果，它必须又大又圆，朝光的一面熠熠生辉，背光的一面有圆润的阴影，而香气如月夜里的琴声一般，悠远、甜蜜而安静。

我必须要有一颗苹果！真实的苹果，而不是可以通过想象反复修改的苹果，不需要描述的苹果，别人一眼就能看见且瞪大眼睛发出“啊”的赞叹的苹果。

我的老师是那么地喜欢我，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读我的作文，我写的熊猫，仿佛把同学们都邀请到了动物园；我用“身临其境”造句：爸爸从黄山回来，给我讲那里的云海怪石，使我觉得身临其境。我用文字和想象把我的家庭和生活虚构得如此富丽美好，这样的我，怎么可能会没有一颗苹果呢？

是的，不是“一个”苹果，而是以“一颗”。你要知道，用“颗”的时候多么珍贵！

明天的课堂上，我要用最红彤彤的语言，把它们的颜色描述出来；用酸酸甜甜的句子，把它的味道送进每个听课师生的嘴里。

下午放学，平时寂寞的苹果摊子前，就那样热闹起来了，那么多的大人被孩子们一一告知，给他们挑选明天上课要用的苹果。“苹果王子”，“跳跳的苹果”，“苹果房子”，它们纷纷从童话世界里跑出来。我看到它们就那样地热闹起来。

而我的妈妈，又生病住进了医院，今天是第三天了，外婆在陪着，奶奶留下看家，看我们四个小孩，爷爷比妈妈更像个病人，每天都有使不完的怒气，不是打东西，就是打我们，爸爸，爸爸从来都只是个称呼……

我站在他们之外，斜挎着书包，望着他们的方向，夕阳把我的影子拉得又瘦又长，送到那一堆苹果上，让我成为他们之中虚拟的顾客。我成了吹竽的南郭先生。我在夕阳下张开胳膊，大大地，大大地张开，我清晰地看到我揽住了整摊的苹果，可是，却没有办法把一个苹果抱到怀里来，哪怕就是那个让白雪公主中毒的坏苹果，都不能够拥有。那些红彤彤的苹果，它们的光，又是多么地寂寞啊。

“奶奶，明天我不想去上学了。”家里，奶奶正在做饭。

我坐到灶前，偏着头，把自己从书包带子里掏出来：“奶奶，明天我不想去上学了。”我又说了一遍，我想让奶奶听清楚一些，然后好好问问我，怎么不去上学了啊，怎么可能不去上学呢？

“知道了！”

奶奶正在从口袋里舀出面，掺上水，拌着面疙瘩，墙上被火光映着的影子，手忙脚乱。

那些红彤彤的苹果，它们就都爬上了我的脸。它们滚烫，它们都是燃烧的火球，它们就像通红的铁球，哧哧的响。我被烧红了，烧热了，烧糊涂了，但是我却没有被烧成灰，竟然烧出一串串眼泪来。我用语言描述的幻象在心里坍塌，它们砸得烟尘野马也尘埃也，它们的坍塌声就像在哄堂大笑，它们装扮成苹果的洪流朝远方滚去，一地的汁水顷刻间酸成酸菜暗黄的浆水，苦、涩、酸。我忽然明白，心比比干多一窍在坚硬干枯的现实中，并不能给自己引入甜蜜的河流，而疲于生存的枝干，很难产生开花的念头。奶奶并不在意我去不去上学，更不会去追问原因，我设置的剧情隐藏在暗黑的舞台上，等着永远不会出现的对白。浩大的绝望笼盖了我，就像洪水漫过滩涂，就像野烟覆过荒原。它们绵延弥漫，几乎漫过了我的一生，直到今天，直到丰衣足食的今天。

那天，我幻想着一个个苹果缀在寻常的枝桠上，它们世俗而甜蜜，它们不需要我的描述，不需要我反复的修改就那么恣意地香着。它们朝阳的一面熠熠生辉，背阴的一面，有着圆润的阴影。我幻想的真实终究还是幻想，我听见它们说：你看我们多么香甜，多么美好，多么寂寞啊！

第二天我到底有没有去上学？我已经不记得了。我所记得的是，我在心里给自己种了一园子的苹果。我在园子里搭了一间小屋，等着它们开花。我在苹果开花的夜里做梦，梦见花全被风雨打落。我梦见自己告诉自己，这是梦，其实花开得像一园子的雪。我梦见自己狠狠地告诉园子里的自己，这不是梦，这是真的。我看着她哭，她哭得越悲伤我就越心痛，越心痛就越自怜。我陷入了镜子对照成像的无休无止中，就这样，我在苹果园里慢慢长大了。

就这样，直到今天，我依然还在苹果园里。

陈龙如 文/图

悠悠心曲

小阜的初秋

一入初秋，小阜的早晨便有了与夏日明显不一样的感觉。

路边的野草上开始有了细细的露珠，那露珠晶莹闪亮、吹之欲滴；山腰间的林梢上开始有了瑟瑟的薄雾，那薄雾如烟如纱、如梦如幻。

避暑的鸟儿回来了，她们的歌喉还是那么清脆，她们的羽毛还是那么鲜亮，只不过，也许是因为隔了有些时日的缘故，她们的身姿在快乐中多少还带有那么一点儿生怯。唯独那嬉闹的燕子，还是像往日那样的调皮，疯也似地成群地飞逐着，不一会，又像一群假装着听话的孩子一样停落在电线上，如一个个小小的黑点。

只要太阳还没有从东边的山峦上探出头来，早晨的小阜无不处在惬意的恬静、清凉与爽适之中。

但太阳终究还是出来了，放射着万道光芒。不知是忘记了秋天已经来临，还是出于对夏日的眷念，这光芒依然是那么热情、那么火辣。在这份火辣的热情里，山上的树叶闪烁着银光；河中的鱼儿悄然地潜入了清浅的水底；屋檐下，三三两两的老人们，或在谈天、或在说笑、或在有一下没一下地摇着缝有布边的芭蕉扇；各色的蜻蜓在空中轻盈地追逐、穿梭，黑的似漆、红的似椒、黄的似通透的琥珀受过水洗、绿的似晶莹的翡翠经过冰雕。

千姿百态而又连绵错落的山间田园里，庄稼正悄然地换着秋天装束。

冬瓜正在变白，南瓜正在变黄，扁豆争先恐后地开着紫红色的小花；辣椒渐红，黄豆渐老，撒籽没几天的萝卜白菜正拱着青青的嫩芽；绿茵般红薯的叶子严严地覆盖着地面，尖荷般的香芋正高高地张开着绿伞；早熟的玉米，秆儿都已经变得焦黄了，而那迟种的玉米则刚刚才吐出红黄色的嫩须；那自由散落的苦麻，自春天开始就在那生长了，到现在，她们还在顶着那尖长而鲜嫩的叶子，昂扬向上。

密密低垂着的稻穗，青中带黄，在微风的吹拂下，她们在轻轻地摇摆着、起伏着，如波浪在滚涌，又如一群巧笑含羞的少年正在追赶着成熟。粉蝶儿像在寻找着什么，静悄悄地在稻丛间上上下下；麻雀儿就是喧闹不够，不时地围着稻田你追我赶、叽叽喳喳。

结了一茬又一茬的丝瓜，花儿已经凋零、叶儿正在枯萎，垂吊在稀疏的藤蔓下的瓜种显得格外的硕大而又修长。而在那斑驳的屋檐下、横斜的竹篱间，却依然还有一些不识时令的青藤在毫无拘束地滋长着，那青翠的叶子脆嫩欲滴、那鹅黄的花朵鲜亮照人。兴许，她们并不是不识时令，而只是为了在这金秋的时节里能给人们带来一点春天的记忆与梦想。至于是与否，大概只有蜂蝶知道，因为她们正在聆听着那花儿的心房。

下午五点多的时候，太阳便收尽了她那金黄色的余晖、滑落于西边的山峦，留下的天空瓦蓝如洗、浩渺无垠，唯有一弯不知什么时候就已静候在天上的月牙在俯瞰着小阜初秋的傍晚。

而这小阜的傍晚，依然与早晨一样，格外的静谧而又格外的清凉。路上已有老人在安闲地散步；村部的空地上，即将开学的孩子们还在尽兴地玩耍；草间的秋虫早已响成了一片；林中鸟儿的歌唱，清丽、宛转而又悠长；贵溪河边那两棵相互依偎的老树，葳蕤、婆娑而又宁静；那背后的泥墙老屋，恰如一幅陈年老画。

晚风中，一头老牛在细嚼慢咽。

月沼

汪炳奎 /摄

潘日陞

履印点点

茉莉花

“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满园花开香也香不过它。”当人们闻着这香味时，耳边便不由地回荡起这首熟悉的旋律。茉莉花以其清婉的香味被誉为人间第一香，这首抒情的江南民歌《茉莉花》是最恰当最生动的写照。

白杨乡上祈村地处歙南深山坳，在歙县茶厂的扶持下，于1980年办起养花场，场址就设在满鸭塘塝下。村委会派了我和潘根林、潘正寿、程招林、汪杏珠五人负责养花。通过歙县茶厂出面联系，从福建调来苗木三千株，全部栽在花钵里。由于我们对如何养茉莉花一无所知，歙县茶厂专门派了技术员前来，从栽培、修剪、光照、水肥、病虫防治等各个环节进行指导，直至采花。茉莉花分三期，即：梅花、伏花和秋花。6月20号到7月20号梅雨季是梅花，7月20号到8月20号入夏是伏花，8月20号以后便是秋花，直到采摘结束。花期前后共有三个多月，其中要算伏花香味最浓，产量最高。一年辛劳下来，养茉莉花的经济收入还算不错，除去各项开支外，尚能支付五个人的工资，最重要的还是对歙县茶厂有很大的贡献。因当时花茶畅销，茶厂需要大量的茉莉花生产。之后因农村发生重大变革，1981年开始了包产到户，茉莉花也随之包给个人，花场就此结束。

在包产到户后的数年中，歙县茶厂的花茶愈发畅销，需要更大的茉莉花量，茶厂向整个白杨乡广泛发动，支持各村各户分散养茉莉花。但因气候不适，过冬常有冻死，花苗一年年减少，数年后养花的已难见其踪了。与歙县茶厂大规模鼓励养花同时，上祈村三、四组建起花钵窑，由潘李生负责，雇工20多位，产品由歙县茶厂包销，三年以后也停办了。

那是一段花香浓郁的美丽时光。我和茉莉花打交道多年，深有好感，常常念起。